鴀谿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筠谿集卷二十

宋 李彌遜 撰

議古

魏武破袁紹

建安五年曹公軍官渡袁紹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

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
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
也且紹布衣之雄也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
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紹運穀車數千
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
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
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
紹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

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進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

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黄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歳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議曰昆陽淝水之戰皆以孤軍抗百萬之師將士戮力以乘天時一舉而王業定官渡之役向使視衆寡為強弱料虛實為勝負謀士不盡其智戰士不竭其力臨敵卻顧務為茍全則指揮

之間成敗分矣漢楚之勢決於鴻溝利害無以易此荀彧一言而魏武之功成方之良平不爲過也

魏武征三郡烏丸

建安十年袁尚袁熙奔三郡烏丸曹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十二年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

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絶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歴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

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送尚熙及速僕丸等縛其首諸將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議曰夷狄遠在要荒之外可以威懷而不可以利畜異時中國强盛乘勝深入擣其腹心使之落膽内附固不為難一失其御則倒持太阿彼將來乘我矣故王者之治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又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未聞以中國之大萬民之衆而受制於夷狄者也魏武行三郡如歸市致熙尚如拉枯可謂英武矣然天下未定勒兵遠掠深入它人之境乘危攻堅徼倖

一勝亦兵家之所忌有德者所不為也

荀彧郭嘉言曹袁勝敗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强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紹雖强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天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

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内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信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

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
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
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
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
言孤何德以堪之

議曰自古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必有英資明略
足以駕御豪傑馴服姦雄然後王業可定至其
陳師鞠旅攻城掠地一勝一敗未可以得失論

也故高帝厄於鴻門敗於睢水圍於滎陽獨以寛大長者誅不義立有功與天下同利遂有海内漢末羣雄競逐分鋒爭雄以窺神器袁紹魏武才略相去顧何啻倍蓰耶至荀郭之稱則未免於諛然而善乎其論勝敗也

陳羣勸魏明帝罷力役

魏青龍三年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

空陳羣上疏曰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帝荅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耶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

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
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著減省
議曰鄧侯佐佑高帝以取天下鎮撫餉餽曾無
遺策而當安危未定百姓勞苦之時乃壯麗宫
室欲以重威何失之甚耶後世誇大之君得以
援古成其侈心固知帝王之作不可苟如此一
有過舉世非之流毒蓋未已也未央之役高帝
猶非其過度魏明方且效尤抑又甚焉二君之

賢否又可知也

孫策有兼并之志

孫堅四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周瑜與
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
好及堅死策年十七乃徙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讎之
志袁術以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以策從兄賁為丹陽
都尉策見術泣涕曰亡父昔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
同盟結好欲自憑結願埀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

其父兵後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内廄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奸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後策自將討祖郎於零陵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砟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爾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其械署門下曹掾又討太史慈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署門下督軍及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

導軍中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衆欲奉豫章太守華
歆為主策命慈往撫安之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慈
果如期而歸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它方規自守
而已策撫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議曰自古衰亂之世綱常既隳豪俊並起強凌弱
衆暴寡更勝迭負不相臣僕必有兼人之畧可
以坐制六合然後姦雄縮手不約而附孫策少
有大志多所結納威名蓋衆及勝敵擒虜乃能

棄私憤採公望破械釋縛收其所長天下之士傾心焉觀其豁達大度駕馭豪傑同符高祖使天假之年終始大業則決機兩陣之間爭衡天下肯與曹劉並駕而已哉

劉備取蜀

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時璋不足以有為常竊嘆息松勸璋結劉備璋然之黄權諫曰劉佐軍有驍名今請到欲

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以取益州猶反掌也龎統亦言之備曰今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爾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離亂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成

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𤣥備以為然乃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顔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

議曰漢末三雄鼎立勢相吞噬劉璋以懦弱之質乃欲奄有巴蜀固不能保而又開門延敵以速其禍𥨸放虎自衛也利害之間至於甚微雖智者有不能察至璋之暗亦甚矣黄權之諫可謂知機然刑政不足以齊内智畧不足以威遠

百姓不附賢能皆有引去之心而欲閉境自守

有是理哉

諸葛亮嚴刑治蜀

諸葛亮佐劉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嘆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

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為著矣

議曰酒誥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以其未習於教也劉

璋暗弱豈彼民之罪耶借曰德政不舉振其綱可也威刑不肅收其柄可也人士專權殲其魁可也烏在嚴刑峻法以起怨嘆之風哉武侯於是失政刑矣

譙周諫後主

譙周仕漢為太子家令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上疏諫曰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厚薄也於時更始公孫

述等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務理寃獄崇節儉北州歌嘆聲布四達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耶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襁負而至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閶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為善也如此今

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
復行人所不為者以副人望後主不聽
議曰周公戒成王以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
況創業中興之主乎善哉異等之說人君當行
人所不能為也易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小過之
後繼之既濟成湯之繫夏臺文王之居羑里下
至小白之起即墨勾踐之保會稽皆大過人者
未聞居撓弱之時為因循之政而能復已墜之

緒者也後主承先世幾成之業不知克自抑畏
以持守之而自暇自逸怠於爲善其能有國乎
王導請元帝引江南之望
晉元帝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庶士莫有至者王
導爲司馬患之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
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
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
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

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虚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夫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吴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

議曰元帝當懷愍之禍國勢凌夷方以瑯琊王徙鎮建康而欲恢復海宇成中興之圖存亡之

幾間不容髮唯帝能虛心以聽導導能傾身下賢收一方之望以結人心故不期月王業遂定維天未厭晉德實啟帝謨而導之功不可誣也夫得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賢二老歸而周室興四皓起而漢嗣定必然之理也後世貪功固位之臣方且忌賢嫉能拒人於千里之外而欲持危扶顛吾未之信也

晉元帝太興元年詔羣工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為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賊讎未報為耻務在調戲飲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名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為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

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數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議曰興衰撥亂猶治膏肓之疾先後緩急遠近詳畧差之毫釐則繆矣一官曠猶一脈之絕一事廢猶一支之不舉尚可復理乎晉室之興尚放達士驕蹇而不惇本務實以求成效國祚微弱元帝厭亂悔禍刻意圖治其失猶如此蓋偷

惰之久習以成風牢不可革為治者可不鑒諸

唐方鎮及神策軍

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景雲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安禄山犯京師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禄山子

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内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天子熟視不能制矣上元中以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魚朝恩以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若干赴難

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後伯玉罷軍遂統於觀軍容使廣德二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

議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有天下者固不可

以弛兵苟失其御則反以起禍肅宗用諸鎮之兵以誅賊而方鎮由是强代宗幸神策營以避吐蕃之難而神策自是寖盛及其末也外制於藩臣内制於宦竪天子孤弱竟以滅亡軍政之弊無甚於此為國者可不鑒諸

屈突通事兩君

屈突通仕隋文帝為左驍騎大將軍隋政亂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

將桑顯和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為之奮感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既行而顯和來降實琮段志玄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西為何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

東南向再拜號泣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擒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晩耶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洛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義吾今見之

議曰屈突將軍素以方嚴稱其臨師誓衆摩頸待刃以死報國士卒為之流涕及潼關之敗遂至屈膝就擒終為臣僕雖云兵敗力屈而受以美官居之不疑身既不能死獨視子壽詮輕於狗彘君臣父子之間慚德多矣人臣之節莫難於死事平居忠憤自許孰敢愛死一旦斧鉞在前膽落氣喪忍恥求活此蓋常人之情爾史氏謂通盡節於隋固不可而曰惟一心可事兩君

而無慊豈所以戒亂臣賊子哉

太宗以事出李勣

唐李勣字懋功本姓徐氏隋大業末從李密襲黎陽守之武德元年密歸朝廷高祖授勣黎州總管賜姓附宗正屬籍後從秦王伐東都破劉黑闥徐圓朗討輔公祏太宗即位累遷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治并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覔長城遠矣晉

王為皇太子授詹事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兒方
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為嫌也勣既
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
剪鬚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
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孤幼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
豈負朕哉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
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
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名授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

門下參掌機密遂為尚書左僕射

議曰勣自武德初束身歸朝從秦王討平諸冦以成大業可謂有功王室矣太宗將屬以孤幼故遇之非羣臣比至剪鬚藥之解衣覆之豈無意哉然君臣之間惟誠能使之盡心既與之戮力艱難知其可託大事則當任之不疑苟以為非才改命可也乃無罪而出之以移恩於太子是以智籠之恐非所以訓臣下也施之勣尚不

可推此以待忠賢失其心矣豈能致彼死力哉

狄仁傑感悟武后卒復唐嗣

唐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狄仁傑曰臣觀天意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儆陛下乎且太子天

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

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議曰武后擅有天下在位日久變置之謀既成而仁傑一言遂反唐祚難矣蓋后知為身謀而不知為天下計仁傑為天下計而借后之利害以悟其心故言之出不得不為之感動也自古無不可諫之君無不可回之事在進言者得其

道而已

郭汾陽不懷私忿

安思順為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不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執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别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

力

議曰李郭之將牙門位不足以相制才不足以相高其不相能固人之常情也及當國家之大計則不以私忿害其能且勉以忠義泣涕從之訖其成功以平社稷之難非忠於君信於友能若是歟退之謂平居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者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汾陽之賢豈特無愧於子

厚乎

段秀實圖朱泚

段秀實罷節度使名為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之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往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之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

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精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使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絡繹得符還秀實謂海賔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大罵曰狂賊

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
血濺面匐匍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
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議曰廉介之士知遠害以潔已而不能犯難以
盡忠剛毅之士知輕身以成名而不能忍死以
濟事泚之迎秀實使其牢辭謝使郤而不行固
可以潔已而乃奮不顧身提忠義而往說之犯
難以盡忠也知其不可取一死易若反掌固可

以成名而乃陽與之合陰結所厚以圖泚恐死以濟事也至其偽迎天子宗社之危不容喘始決死以回韓旻之師德宗之不墮賊計秀實之力也借乎海賓之謀成矣而秀實發於倉卒外不及應不能手搏賊以成其志亦小不忍之故歟然其奪笏擊泚唾面大罵亦足以快忠誼之憤史稱英烈之言如嚴霜烈日可畏之至信哉

陽城上疏論裴延齡罪

唐陽城及進士第隱中條山德宗名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齎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名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縉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紜帝厭苦而城寖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飲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

醉卧客懐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開言常以木枕衣衾質
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
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無贏
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陳蓑者候其得俸
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
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
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
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

止聞者寒懼城言愈厲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
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
遂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宰相吾當取白麻壞之
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

議曰善諫者猶治水不杜其漸則浸淫決泆漫
不可制甚者君被惡名身受顯戮顧雖盡忠何
補於治耶陽城居位八年當德宗播遷之餘亡
以自勵遠忠賢親諂佞過失多矣乃不能出一

言有所救正至延齡之寵成陸贄之譏入始抗章極論延齡僅以不相而贄竟免城亦繼逐於是崔損李齊運韋執誼之徒並進君側不復有人矣其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愈作諍臣論非獨有譏於時其欲以為後世誡乎

李絳對憲宗用賢

李絳元和中為翰林學士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也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

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言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悦之容比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懐姦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毁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

聽遂欲以相而倖臣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
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後絳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帝乃召
承璀於淮南

議曰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欲進賢退不肖而
賢者未易進不肖者未易退惑於忠邪之辨故
也蓋君子難於進而不阿意以求合禮貌衰則
去之小人逢君以固寵植黨以示私假義理之

言以飾其姦必行而後已故君子之道常不勝
夫用言豈容易哉絳之言是也憲宗知絳之賢
承璀之姦黜承璀而相絳固善矣及絳之罷而
即名承璀何惑之甚歟是徒以無賢可任為患
而有賢不能任也弘志之禍殆有以致之嗚呼
史稱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而於進退賢不
肖之際且爾況庸君暗主無意於治者耶

光啟時契丹不敢近邊

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鄣戍斥堠益謹不生事於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人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歷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太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戍始復内附拜雲麾將軍為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光

啟時天下盜興北疆多故因入寇幽薊劉仁恭窮師踰摘星山討之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獻良馬求牧地仁恭許之復敗約入寇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光偽與和張飲具於野伏發擒其大將羣胡慟願納馬五千以贖不許其酋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

議曰唐得藩鎮之助致蕃夷不敢寇邊然終唐之禍卒由藩鎮國朝鑒之悉廢不用至使遠虜

攻犯京師去來之易甚於由廊廡而升堂陛抑屏翰之不嚴故歟為國之道猶良醫之施砭劑當損其過補其不及苟膠不知變其致患必矣

筠谿集卷十

筠谿集卷十一

宋 李彌遜 撰

詩四十三首

次韻學士兄發毘陵之作

頻年走離亂忙苦落魄景浮家去復還生理紛不整有身著無處遇事到輒屏𡧍然如醉心閲歳良未醒披衣坐愁夜月露共清永緬懷顔段流抱義心炯炯臨危快先登疾甚涉夷境全生豈不樂王事有綱領嗟今肉食

謀捕賊如捕影王師苦推傷敵騎困馳騁朝廷信多賢
一死誰敢請不知覆轍改安得傾夏極歸休及秋風墓
櫝痛瞻省念茲家國遂有淚漲清穎黄巾蔽行路闔户
晝猶警何當收戈鋋禁暴但制梃林泉倘可卜名字忌
丹柄

自毘陵與兄弟避地南來約為連江之歸中塗
各以事留遂成獨往念兹離亂易於隔絶作詩
以寄之

邊塵暗中原大駕巡江都春風遂南渡百辟咸奔趨衣冠困陵槩川陸紛舟輿微生本萍寄寧復安吾廬褰裳犯深險顛仆妻與孥懷恩痛未報無路先貔貙巖穴多遺賢天網固亦疎驊騮懼捐棄未數十駕駑銜悲望君門忍作永訣圖扁舟兄及弟去指東海隅夜榜亞修舳曉帆趂橫蒲如何忽參商行止分半途怡怡風月夕來若同隊魚慘慘霜露秋去如獨翔凫歲晏道路長隻影誰與俱但憂赤眉閭能致黃耳無青燈攬寒夢起坐中

腸枯載歌鸖鴒詩引淚零襟裾閩山我舊國下隱同姓
居潮田歲再穫海錯日兩漁荔子擘絳縠江瑤截氷膚
家家潑春釀取醉不待沽木落於冀本兹言紳可書悲
心久更微正坐簪紱拘

次韻王得之禮部夜直有作

緜仙勇於詩若醉得全者百川供微吟不復事杯斝五
車載胷中萬卷生筆下一一成丹青遇物輒圖寫昨朝
紫宸班裳珮雜魚雅捷書來九天為遣雨師灑公時青

綾卧逸思動秋野霜風助凄涼露月供容冶坐令續貂
人得語若乖寡猶如策疲駑倒步逐風馬未施歷塊功
相望倚天社

與同館晝會王公衡家分韻得瓜字

秋曦上觀闕晨騶散蜂衙追隨我輩人偶到蓬萊家主
人心遠塵門無車馬譁峰巒生几棐圖書亂籤牙午簟
琅玕清尊頤蒔流霞坐令秋風思悠悠起天涯微官浪
自縛霜蔓縈寒瓜愛子庭宇靜去官謝紛華寓意語成

劇忘機慮乃賒得酒且復盡昏林欲藏鵶

同天隱少章遊嵩高少懐元明

秦公我輩士早踏翰墨場萬言若投石十年猶枯囊若欲泛江海有親在高堂牢落京華春門無一壺漿長鞭策瘦馬送我古道旁憐我值險艱赤心寫摧傷鏗鏘五字句勢與鵰鶚翔慼此尘矯首星星鬢成蒼西風小摇落雨洗烟嵐光嶂曉露孤秀野陰棲暗芳更擕鮑謝流屐盡千巖霜搜奇得幽深訪古到渺茫月落潭影空清

吟殊未央緬懷紫芝宇百憂繞迴腸三嘆已晡食十起中夜牀雲埋長安日霓夢不敢驤茂苑富山水結廬予所嘗我欲放船下卜鄰俯滄浪耦耕種秫田共掃三徑荒頭白青山裏長歌樂歲觴

歲戊戌舟行宿泗閒有持小石售於市者取而視之其大可置掌握峯巒鬱然若巖竇澗壑水落月吐雲影渺冥若遠若近皆有自然之勢乃以千金購之而為之名曰羣玉峰曰水月巖曰

逶岑曰碧澗曰陰壑置諸座隅卧與對之且予少時南遊羌廬升紫霄以瞰九江東沿洙泗登泰山而徜徉大伾道鄴歷趙及燕而還今年責官羅城當走蜀問山於蜀人馮濟川每至佳處耳傾心愛恨不能一日千里也繼改命不得往遂自鄭適洛以窮溱洧兩河之源歷覽二室之趣方將踰淮浮江自放於世猶念深山大澤不能與有足者皆至偶於圖畫對之未嘗不慨然

興懷令一旦得是數山坐四方之勝豈不幸歟吾將寓形其間而與之俯仰上下不知我之在丘壑丘壑之在我也世所謂毀譽榮辱窮達得喪喜怒哀樂不能投吾胷次矣雖然予非認而有之好事者將以予為過耶姑從而為之辭

羣玉峰

五城十二樓高下聳寒玉天空開翠微不受塵土觸半生嗟環轅萬事驚轉轂寄語山中人為占一峰綠

水月巖

明泉落巖隈滿月掛山頷疎星淡月漢下與水光白了然心境空炯炯照闕宅鴻鳴夜更清欲卧已終夕

遙岑

宿雨洗空闊出此方寸岑聯綿翠光浮妙巧不可尋飛雲去未返慰我千里心誰為具徽絃有酒聊自斟

碧澗

蒼崖高鬱盤下有千仞傾當時捐珮侶寄此琤琮聲坐

石風露晩心與秋月明滄浪若可濯勿負冠上纓

陰壑

春山秋亦佳霜樹風更落陰晴卷復舒氣象今非昨功名等浮雲文字懸高閣賸掃胷中竒還將貯丘壑

贈浮光王教授

剥啄誰氏子清晨過寒院瞭然雙瞳光偶坐肆雄辨自言同川齊世列金躍彦聲名重青錢文字妙黄絹挿架三萬軸撑腸五千卷八十朝明光好語動天眷遺芳落

諸孫往往嗜經傳我獨甘悲辛敢負贏金謗藏刀十九
年收霸在一戰猶紆從事衫局促類秋燕翻思訪梅福
不待買陽羨鏗鏘七言贈字字經鍛鍊愛之忍去手喁
噞日千轉黃鐘未雷鳴蓋比釜與甗璠璵入磨琢會作
清廟獻待價古或然毀櫝聖所嗇明良羅雋英不命速
邦傳胡為有遐心賸起林壑戀青冥閶闔開駃足謝媒
援顧持北闕書自效唐衢薦

和何斯舉戒食牛

饑腸慕饘腥如渴待拾汁雖窮爪掌勞不助唇吻濕屬
厭能幾何恐復貴難得三犧良可哀一割倘未急貪夫
恣糜爛粱稻委鵞鴨鸞刀久紛淪餘截猶在冪寧思百
畆問功大等黔赤翻令雞雞豚就死不見白置食為三
嘆起坐或忘情若人妙箴規隱惻鬼神泣由儀見古風
末使斯文缺藥石知良醫樂餌止過客仁言可紳書善
應如響集

淮陰遇風雨

吾廬豈不好白日苦易夕如何芳歲闌尚此千里役乾坤一虛舟浩蕩楚天碧江山已在眼道路修且隔風雨怕不休波浪蹴天擲船頭困九牛屢挽不進尺人生造化間有似風中翮偶去還復來胡為事形迹杜陵誅雲師韓子阻風伯我已兩忘言引觴聊自適

宿揚州城外

舟横城郭繞缺月疎林杪窈窕一溪深微茫衆星小忘言對詩書適意親魚鳥幸此絶紛華行歌閱昏曉

承天寺

宿雨洗蒼骨峯巒發新秀尋幽躡奇蹤騰踏衆山囿層林鎖巖隈突兀見危構空高望浮黎静聖逼靈鷲我來風雨秋白霧欲昏晝但聞百川赴鳴玉瀉寒竇岳示閟嶫峨路絶不得造扳緣仰脇息坐右俯長溜帶露摘山芎披榛覓仙酎山光晚逾清雲壑若相授終期爛漫遊陽烏欲回味更約十日留曾子緩蹄轃

法王東庵

吾宗丘壑資耿耿抱幽獨結構祇洹家縈回轉巖腹前川布黃金合嶂來蒼玉步出覺華天乗凌眩生目雲間起層林林際懸高屋斷砌滴疎泉微蹤隱深闕堂空貝葉昏苔封半堦綠朱幡久不來哀猿響秋谷

五峯寺

五峯如五城草樹皆秀發人間白玉京此土黃金剎長松蔭步武目改心已雪稅鞅罷言歸前山寫薇蕨

碧霄泉

山根出清泉云自九天落風潮帶江腥天黑魚龍泊何當寸雲敷一灑徧寰廓滄浪勿復歌吾纓久已濯

杯渡塔

青松轉路頭白塔枕山肋錫飛歸上方杯渡空塵跡真源不可取香火供晨夕客至亦忘言荒庭秋草積

秋居雜詠 十首

久懷簡書畏幸解紳笏束忘年効兒女適意揮僮僕植杖理新蕉埋盆養寒菊前除馴鸛烏近檻遊麋鹿遐觀

時倚楹瞑坐或忘燭門闌迹如掃我亦甘幽獨

又

薿薿庭前林離離夾中道靈柯結繁陰顔色四時好豈無霜雪侵不改凌雲操緬懷壯士心雅契幽人抱如何方寸搖懸若風中纛吾廬偶與隣聊擬七松號

又

青春背我去白日不吾謀霜颸驚草木寒威戒衣裘寓形復幾時四序忽一周世路伏劍戟中懷孕螟蝨營營

事長久頽齡如置郵丘園倘未卜悟悦心自休

又

窮秋雜花遠眷北霜下傑明金委珞瓔寶璐綴環玦依依風遞蘭皓皓日穿雪若無夭冶姿不受衆目悦銜觴泛其英攬之腸爲結誰能踵高門持以澆中熱

又

出門泥活活不聞車馬喧一身謝羈絆百事從弃捐坐曠非息慮逃空遂忘言青燈有餘燼妙香無續烟涓涓

詹闇霤獵獵窓上鳶夫物具成理胡為尚求筌

又

顒顒集癯仙娟娟羅靜女孤標與秀色翛然出環堵我來三二月離立僅成伍及秋新梢敷接葉庇風雨一日不可無幸茲共寒暑高枝有垂實鳴鳳在何許

又

篤言出城闕行行陟崇山舒懐到昭曠未覺天地寛馭彼離羣雁嘹嘹浮雲端嗟我遠兄弟千里同歲寒舉頭

不見日況復遠長安歸飛胡不早聽此彫朱顔

又

茅茨八九椽中有挿架軸琅函與貝葉落落皆在目閒

依淨几繙緩繞踈篁讀困即抱之眠擁鼾寧厭熟不知

老將至一時肯載腹此樂殊未央吾生亦云足

又

公園十畝餘日涉亦成趣浮陰未全收晴沙已勝步杖

藜相與行童稚雜冠屨枯魚泳微瀾悴菊飲晞露欣物

各有時撫懐偶軒處安得三徑餘誅茅種瓜芋

又

凝雲吐秋曦翳目眩晴晝扶行憩高堂怳若歴辰宿清涵城角池碧聳林端岫微茫縱遐瞻佳處時一覯冷風生襟裾俯仰小宇宙何必如雲翮超然追禦寇

春日種菊東籬顧叢蘭衰謝欲棄之因取以植牆下

天公善轉物剪爪不停軫春工未削迹秋事已張本檀

欒嘉菊叢戢戢露奇蘊枝分要及時手植須著緊清晨東籬下畚揷自畦畛土膏入新萌秀色來袞袞歸休顧哀蘭面目吁可憫兒童互㨶挐奴僕恣嘲哂敢望羣蕭艾棄置等朝菌即之粹而温恐死了不慍山翁飽經事遇物輒思忖理得心亦欣為發一笑輾向來芳深林孤潔玉在韞知音苦不多況此香色隕紉佩倘未遂焚膏眞可恐杷梳牆角用陰樹之羅九畹好風動融怡新雨洗寒窘未甘五柳獨聊釋三間憤炎涼循若環榮謝平可

準春風行復來萬彙發幽隱

與羅卲諸公同遊陳氏園分江頭千樹春欲暗

得樹字

春風亦世情去我若馳驚北枝未破粉斷萼已飄素殷
勤南郭綦邀我整冠屨著鞭向晴原盤傳咄嗟具移樽
晚色間醉入衆香聚花浮承露盤座繞臨風樹停杯憶
昨遊香色尚深駐重來未旬浹頓覺心腹露後會雖可
期稍稍迫遲暮酬花了無計一醉其殆庶如何競剪燭

雕繪覓奇句頗當百罰深肯效黃金注

雪後詹伯尹周少隱見過置酒次伯尹韻

春雪不禁風散作六花墮方庭截明玉純白不可唾枯腸索慳句喁唫空百過同襟得二妙敵我愁城破試酌扶龍鍾重觴念鬅鬙伯尹詩有鬅鬙之句故云西齋尚有氈庶足供雲卧壁間見三閭推枕為賡和壁間偶有屈子像故見末句

次韻張嵇仲侍郎

燕公提大筆萬象入陶冶公今真似之信是渥洼馬當

年動天眷愕睨肉食者珥貂漢廷臣往往富平下碣來
楚江城百事聊復且傳聞九門開棠珮翼如也巖廊正
需公料理及閒暇不然坐玉堂堵立看揮洒胡為尚居
東一麾凡屢假憶昔從公遊端門正槐夏午騎驄輕肥
晨班從魚雅頻年江淮卧隻影未為寡誰云若遺闕殆
甚履中苴相逢屢解榻得句即邀社重追一笑歡百憂
罷牽惹況陪賦文機不數分金賈青蒿倚長松懷抱肯
舒寫殘枝到春歸風燈不留灺世人重虛名自視輕拱

把獨醒竟何事空負月中𢸍及兹春尚餘得酒勿復捨

和張嵇仲秋日病中見示

浮生一虛舟流景半修夜塵勞互牽挽荏苒栢間麝晚從農圃遊徑欲老閒暇二年古陵陽邂逅穎川霸薰然君子風卧致此邦化公庭散鳧鶩文字雜休假江山助悽惋句法妙曹謝客來飲以醇味語兼膾炙長風起百團微日下三舍高秋攬羈懷遊子念歸駕身名兩將隱馬侯連城價譬之草木姿榮枯信冬夏公材可支顛乃

復用苴蒪天其遺鯨鯢慰愍我波濤下忠良人樂推正直

神所迓會看擊南滇風雲生叱咤

寄題蕪湖韋深道所居二首

寄傲軒

男兒騖功名浪起四方志轍環百年間正足消兩髀達

人坐進此妙處不容喙卷舒周古今俯仰小天地南窻

有餘清松菊奕朝氣豈獨傲世懷吾生真可寄

獨樂堂

韋郎江海士心與凡子各折腰卑小官不事干禄學觀身一牛毛閱世兩蝸角紛華豈不好名教自有樂虚堂卷書罷覔酒供自酌誰云苦幽獨秋風響猿鶴

巖巃寺

披榛得深徑漾檝過陰壑巖開雙牖戶石立四壁落爛斑旁累丸空洞中懸槖誰於崑崙腹施此混沌鑿潛移蛟鼉宫歘拂佛祖閣世無探穴公造化終㝠漠

東峰亭

芒鞋著層丘甘若臥華屋了然非夢覺似是前境熟行行上青冥下視八荒俔回溪綰文練疊障環羣玉廚煙起城隅遠借層林綠恍疑坐虛堂淡墨寫縑幅緬懷季與劉靜躁等臧轂寺有李公墩唐永泰中季廣琛表參破石埭城賊閶捷燕於此亭其下有

逸民劉遺民釣臺

身名千載後巖影空遺躅霜林木葉下悲籟喧寒谷我如凌風翰不受世網束蒲團白氈帳清夜倘可卜更隨孤月來一洗昏衢目

五松寺

秋風吹客衣去路倚天碧躋扳一何苦政坐愛山癖人言五松下曾是瞿曇宅至今梧竹陰列屋棲禪寂塵纓得暫解俗駕聊可息怡顏巖間樹洗耳泉上石孤雲共還往窈窕去無迹道人粲可流獨步少林席客來了不言碧眼照庭栢希聲出鍾梵妙意生牆壁寒灰暗青燈偶坐遂終夕歸來人境空鈌月挂山額

大寧寺

三山覆蒼鼎一澗走青蛇檀欒衆好樹密護如來家當

年契禪人虎御穿雲霞真蹤久不昧殿角栽金沙我來風雨秋脚踏繽紛華松窓歷高下石磴緣攲斜境靜心自遠山窮興徒賖歸轡不可留哀猿響清笳

春日同伯氏遊問政山門意似表弟舊題用其韻先是嘗持書招之篇末并以見意

晴妍入遐瞻佳處在林樾歸雲紛卷舒列岫互明滅偶從清都行遂與凡境絶輿肩俯清陰屐齒破苔滑坡陀度崇岡窈窕閟真闕燼餘見頽基紙上得遺碣紅白抹

花臉嘲哳掉禽舌傷殘起孤憤感物動深悅稍羅肴核
豈共弔泉石咽雲冠儼臧護電騎想飛越靈蹤尚儲休
爽氣亦時發掃花步危壇引蔓探幽穴眙田倘可丹石
髓未成鉄却思棠棣篇已換桃李節雁書當解封鹿駕
定回轍茲遊約重尋晚笋政堪擷

宿雲軒

平生念丘壑著我胷中雲偶為山樊居白雲亂衣巾物
類感濕燥人情異猶薰奇峯靄朱夏擘絮浮陽春興來

攬之游要觀塵外身

晞陽軒

山高竹栢陰得之近亭午茲軒揖朝暾精色快先覩濛濛勒花香十日九風雨羲和為返旆照我衣上縷眩然九陽遊誰云在環堵

春日奉陪子安諸公遊后門

提壺喚新晴病客春思攬茶甌曲肱罷聯屐事幽討叩門探繁香翠蔓花尚少却擕二三子深行出飛鳥羊腸

走鳴泉鳳尾搖寒篠俯窺萬井烟筇聲響林杪湯休真
解事煮餅禪坊悄杯盤生晚潤落葉風自掃眼明玉華
陰桃枝露紅小更傾樽中餘邀月下雲表澄江靜可鑑
合嶂青未了石梁接樓居屋角掛參昴誰知人間世彷
彿見三島烟塵暗中原懷抱鎮煎燭一行瘴海頭歲月
不知老金蘭有佳士相見獨不早青蒿得長松頗亦慰
枯槁春風正顛狂日日被花惱懽來即相覓真處在草
草身名兩姑置有酒為君倒

次韻學士兄春日謾成

飄泊悲生事人情翻手雲習閑眞似懶補拙謾知勤老作漁樵計夢觀鍾鼎勲成虧皆一戯不復問斯文

筠谿集卷十一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查　浩